姚江學辨

姚江學辨卷二

湘鄉羅澤南仲

大學者先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

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者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旣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而其一體

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
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
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
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也曰明明德者立其萬物
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
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
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
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
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

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草木鳥獸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而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乃是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

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私意小
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
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
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
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乃大亂於天下蓋昔
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鶩其私心
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
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
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

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員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員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陽明大學問主良知之學者所奉爲玉律金科者也謂明明德者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其言不亦大而該其功不亦簡而易與曰天地之大一理

而已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地萬物所以與人爲一體者以人與物所稟之氣皆天地之氣所稟之理皆天地之理初未嘗有所或異者也然人之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理之一也人與萬物各自爲一體者分之殊也惟其理一則必物我之無間惟其分殊則必功修之各盡大學首言明明德者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理之具於心者昭靈不昧事物之來自能有以應之特以氣拘物蔽理遂有時而不明故必格物致知以啓其明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盡其明之實此盡己之性而後可以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陽明言大人之學徒即此心之靈昭不昧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不忍見草木之摧折而憫恤見瓦石之毀壞而顧惜以明其萬物一體之仁而不及乎吾心所具之理與人物所共得天地之理則其所以言明德者已不實而其所以言萬物一體者亦未能見其所以然矣至謂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乃所以明明德是則大學工夫祗於待人接物之時求其爾我之不分也求其形骸之無間也匪特吾儒格致之學爲其所不屑言即己之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亦不

害其爲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之懷矣亦不害其爲大人之學
矣何其待人與物若是之厚待己若是之疎乎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謂明德必在於新民治之不已
無其本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謂明德必在於親民
經胡不曰明明德在親民乎是固足已見其言之謬矣程朱
依傳文作新民之言易經文親民爲新民極與大學之旨相
脗合新民者所以滌其舊染之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也吾盡吾仁矣必使一家之人皆與仁一國之人皆與
仁天下之人皆與仁而後可謂明仁之德於天下非謂吾能

仁之而遂已也吾盡吾讓矣必使一家之人皆興讓一國之人皆興讓天下之人皆興讓而後可謂明讓之德於天下非謂吾能讓之而遂已也上老老則必欲民之興孝上長長則必欲民之興弟上恤孤則必欲民之不倍己德未明固難望民之新己德既明尤必推己及人使之莫不卽於新此家之所以必曰齊國之所以必曰治天下之所以必曰平也今曰親民則惟吾之心無間於形骸而已吾之心無分乎爾我而已吾無骨肉相殘戕物圮類而已吾不以利害相攻忿怒相激而已民之汚有未滌不必爲之滌也民之性有未復不

為之復也是尙得謂之齊家乎哉尙得謂之治國乎哉尙得謂之平天下乎哉天下萬物一體之道遂如是而盡其量哉嘗即其說讀之尤有大謬於道者其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是猶由吾之父兄以及天下人之父兄也又曰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是則吾之父兄與天下人之父兄全無分別矣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親曰仁

曰愛施之固自有差等也陽明於家於國於天下槩謂之曰親不已流於墨氏之兼愛乎不顯率人人於無父之教乎幾何而不淪於禽獸也若夫至善者明德新民各有其至善也明德有明德之事新民有新民之事事事物物各有定理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之私欲斯爲止於至善今乃以其所謂良知者爲至善徒恃此心之虛靈以應萬事而吾心所具之理一掃而空之理既非吾性之固有則事亦爲外來之應迹一求乎事物之理則便以爲揣摸便以爲測度便以爲私意小智便以爲擬議增損於其間誠如是必盡屏天下之事

物而後不爲本體之障礙矣觀其所言似流於墨氏究其實實不出二氏之虛寂耳夫二氏固非欲明其明德者也使果欲明德必不失之虛罔空寂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五霸固非欲親其民者也使果欲新民必不失之權謀術數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暘明謂二氏欲明明德五霸欲親民其說已不當矣且以良知爲至善是暘明雖有家國天下之施究難掩其虛罔空寂則其所以施於家國天下者恐終不免於權謀術數矣自謂其能接二帝三王之傳又誰信之也哉

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其實只

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而心之本體則無不正也何從而加正之之功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

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與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與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

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耳何則意念之所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

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

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而實去之無有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知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恨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毋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盡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缺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明明德綱也格致誠正修目也目雖有五只完得明明德一事明德雖一工夫實各有其節次必此五者之兼盡而後明德始明身曰修心曰正意曰誠知曰致物曰格節節有工夫在此功之不可闕也曰先曰而後工夫如是之循循做去此序之不可亂也陽明謂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

只是一事條理工夫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夫既是一物大學已先言箇明明德矣何必復言許多名目乎既是一事大學已先言箇明明德矣何必復言許多節次乎是明明德於天下一節亦幾贅而又贅矣試即其所謂一物者而論之其曰心爲身之主宰可也曰身爲心之形體不可也心之爲體最而多竅人之神明實寓之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也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固皆此一心爲之貫注要之心自心耳目口鼻手足自爲耳目口鼻手足不得謂耳目口鼻即是心也夫以心意知爲一物似也意

卽心之意念知卽心之知覺也然心主全體而言該動靜者也意則就其發動處言也意是主張做這事知是精察此事之是非是亦各有所屬矣若夫格物之物陽明已訓之爲事矣事固非身心意知也又以意之所在之事謂之物釋之謂事卽我之意不知事既發之於意則必行之於身身果與事爲二乎亦卽與事爲一乎又試卽其所謂格致誠正修是一事而論之曰誠曰正憑一心之存察也曰修則在一身之酬酢威儀也理無內外之殊工夫實有內外之辨固有不可渾同者至於誠正修行上工夫也格致知上工夫也知之與行

古聖賢無不分晰言之今乃創爲良知之說謂良知自然昭明靈覺善與吾心之良知自知之不善與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大學之道並無俟擴充其知識不知人之一心莫不有本然之理卽莫不有自然之知惟其氣稟有清濁故其知識有廣狹人之良知不過識其大略不能洞燭其精微也茲無論良知之不可恃也既曰良知善卽知其爲善惡卽知其爲惡則良知無待於致矣良知猶待於致不得謂之良知矣今其訓致知曰意念之所發良知既知其爲善不誠以好之則昧知善之良知也意念之所發良知既知其爲不善不誠以惡

之則昧知不善之良知也惟誠好之而誠惡之始不自欺其所知是直以誠意之誠而訓致知之致矣且必先誠其意而後可以致知矣大學何以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乎既致吾之良知以誠意正心而修身大學工夫至此已無餘蘊以上更推不去矣陽明訓格物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與其所以訓修身曰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其說已無分別矣試卽其說而衍之曰格物者爲善去惡也爲善去惡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爲善去

惡大學之言果如是之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乎反覆思維不惟其理大謬於聖賢卽文義固無一可通者也昔人謂宋儒樂言分晰明儒樂言渾同夫宋儒非樂分晰也理一而分殊不知乎理之一無以見人道之大原不辨乎分之殊則理之一者亦莫可捉摸也豈僅宋儒樂言分晰哉古今聖賢亦莫不言之也試觀陽明之所欲渾同者知行合一也博約合一也理氣合一也心性合一也動靜合一也已發未發合一也明德新民合一也格致誠正修合一也其所欲合一者自宋儒始分言之乎抑自古聖賢分言之 古聖賢必分言之者

欲其一一完諸實際也陽明必渾同言之者必如是而後可以託空歸寂也樂簡易墮實修自謂闡堯舜之正傳爲孔氏之心印誣聖賢乎抑亦自誣耳有心世教者能不爲之懼哉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

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格物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詞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虛與支與妄其去至善也遠矣合之以經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已矣

大學一書舊雜於戴記中有錯簡有缺文朱子訂之補之聖

經賢傳昭若日星後世有志聖道者因得見古人爲學次第陽明謂合之以經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必去分章而復舊本庶幾復見聖人之心是蓋欲以邪說亂正道也閒嘗取古本讀之自大學之道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詞簡而義晰意盡而神完已不容更增一字矣下忽接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不惟意不相承亦且文不相屬古聖賢之書有如是之湊裂者乎誠意者大學八條目之一耳人當格致之後自修工夫卽從此處下手然亦不過在心之發動上用功下面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

夫在今觀古本所載自所謂誠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以後卽接以瞻彼淇澳二節恂慄威儀預言正心修身之功矣親賢樂利預言治國平天下之道矣下又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信是明德新民止至善盡括入誠意一目矣又接以聽訟一節知本之謂附於所謂誠意之內矣誠如古本大學當以誠意爲明新至善之綱何至以明新至善爲綱乎當以格致正修齊治平爲誠意之目何至以誠意列於八條目之中乎以前証後以後印前固無一相合者朱子取克明德以下與淇澳二節釋明新止至善取聽訟一節釋

本末與篇首三綱領及知止二節言本末始終之序相發明固有確乎其不可易者若夫格物致知大學列於八條目之首觀夫所謂誠其意者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家在修其身云云各條俱有發揮豈獨於格物致知無一語及之乎且古本既有此謂知之至也一句與下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文法一例則格物致知必有傳以釋之亦昭昭矣朱子從而補之其詞豈盡合乎原文其理則罔悖乎聖道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惟精格致也惟一誠正修也孔子曰擇善而固執之曰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擇善明善格致也固執誠正修也孟子曰知言養氣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修也先聖後聖古今一揆朱子補傳匪僅取程子之意其道實本於舜禹孔孟誠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陽明必欲去今本而復古本弗思耳觀其古本敘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也其與大學先後之序固已迥不相符矣且大學之要不在於誠意而實在於致知如其所論必增入一箇良字而後其邪說始可伸何大學遺卻箇緊要之

字不以一言相發明直待千百年後一陽明出始從而補入之乎彼以朱子之補傳爲益離吾則謂彼之補稍良知爲太妄也嗟乎欲廢格物致知之學故以補傳爲益離欲混明德新民之道故以分章爲可去後之學者猶欲尊而信之不亦惑之甚哉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

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與亦在吾心之良知與其或不可以從之井與其或可以手而援之與凡此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與亦果出於吾心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爲二之非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卽物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

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

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待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將箇要緊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卽不須添箇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如此小差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要補箇敬字

那裏要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卽物窮理朱子以釋格物顛撲不破陽明詆之爲告子之外義不知事物散在天下理則具於一心卽天下之物以窮吾心之理內也非外也故事父有事父之理吾卽事父之事以窮吾心所以事父之理非求孝之理於親之身以裨益吾之理也事君有事君之理吾卽事君之事以窮吾心所以事君之理非求忠之理於君之身以裨益吾之理也義也者因事而制宜者也因事制宜不得謂之爲外卽物窮理又何疑其爲外也哉且夫忠孝之理根於天性遇父而孝遇君而忠此

理固無不在卽未思父之時孝親之心未發未遇君之時忠君之心未發此心所具忠孝之理亦無不在其有不能忠不能孝者特牿於利欲之私非其天命之本然當平旦清明之時亦必有自然之發露而不可遏者雖或蔽錮之甚其理終莫之或滅也今曰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是子臣之道特隨吾心爲有無孝者其性未必孝不過偶欲孝而後孝忠者其性未必忠不過偶欲忠而後忠矣理具於心忠孝悉本於性成心卽是理忠孝皆任乎心生啓天

下外覶彝倫之禍者實此言作之俑耳至謂新本之窮格事物之理茫茫蕩蕩都無歸著必須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到身心上來夫即物窮理窮吾心所具之理也窮吾身所當爲之理也尙何待於牽扯乎大學釋止至善引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止至善是大學之極功敬止已該新民之全量大學已揭敬之一字示人曷嘗將一箇要緊字落了待千餘年後要人補出乎今日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直不解其所謂任意譏彈言皆無稽亦何其粗率之甚耶

日孚問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

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性情須能盡己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

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友早晚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至勞神成疾當初說他直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成疾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年能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

程子九條言格物之功罔不切於身心此條謂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非欲人不窮身心家國天下之道而徒留心於一草一木以矜博洽也特以一草一木各有至理取之必有其道用之必有其節亦不可不審察耳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仁民之心重且長愛物之心輕且短非不欲重且長也物與我既同生而弗類則其愛之之勢亦有不能徧及者其格物也亦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道窮之必極其精究之必盡其量而於草木鳥獸亦惟察其所以取之用之之道而已蓋其所以格之者即格我

所以愛之之方不格其理則必有不得其宜者矣使謂草木鳥獸不必致察則孔子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不亦無所裨益也哉若夫亭前竹子之說不過陽明設言以嘲格致之學者耳彼將格生竹子之道乎萬物稟天地之氣以生形形色色莫非孕此二五之精不必獨卽竹子格之也其格竹子之用乎則彰明較著不勞如此之審索也以智慧之陽明七日尚不解竹子之道陽明何若是之愚乎以不學而知之良知七日尚不解竹子之理良知何若是之昏乎以不肯格物之陽明於日用倫常不肯稍爲窮究於一竹子竟格至七

日而成病又何舍其所當格而格其所不必格者乎此嬉笑怒駡之言實未嘗有其事耳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平治祗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恐懼憂患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問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

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恩鑑
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嗚呼陽明之詭秘至此又不覺盡露矣好善惡惡陽明之權
詞也心之本體原無一物陽明之眞詮也好惡情也好善惡
惡情之正也大學誠意而後又有正心一段工夫者蓋人過
得誠意一關所好所惡已皆準之天理特恐忿懥好樂恐懼
憂患之情一有之而不察事前將迎事後凝滯此心不能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意雖已誠心猶不可謂之正誠意誠
此好惡也正心卽正此好惡也豈有誠意遂著意好善惡惡

正心遂不著意好善惡惡乎書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作私好私惡耳詎有於其所當好者亦不必好於其所當惡者亦不必惡乎不著意好善惡惡則好惡非出於中心之誠尚得謂之正心乎哉佛氏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著塵埃陽明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之說蓋本諸此彼既溺於佛氏使直說空說虛人猶共知其學之偏也乃欲假好善惡惡爲善去惡之言以襲吾儒之似而其本意嘗含而不露直待守衡再三問之始一吐其底裏誠中形外終有不可以欺人者吾恐儒者見之固知其歸於空寂即佛者見

之亦將笑其說之多事矣果奚益哉

先生謂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中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著不得便好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中添燃一燈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

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如樹之萌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灑脫何等簡易

性有善而無惡者也人之必去惡念者以其能戕賊此心也善念卽天命之流行矣陽明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私念著不得卽善念頭亦著不得蓋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也本體空寂原無一物惡念固本心之賊善念亦外鑠之物也無善無惡斯為至善既去惡念已除一障復添善念是

又增一障也凡忠念孝念弟念信念禮義念廉恥念必盡掃之而後本體可復也夫念之善者如眼中之精光也精光遠燭卽眼之本體所施非如金玉屑非眼中之所有也善念者如日之精光也精光下照卽日之本體所流露非如燃燈日中非日之所本有也陽明以善念爲眼中之金玉屑日光中之添燃一燈是謂善非性之本有矣顏淵問爲仁孔子不言克己爲仁曰克己復禮爲仁蓋克得己後尤須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也人之爲學如治田然去稂莠固所以培嘉禾然稂莠既去猶必勤灌漑盡栽培始得嘉禾之暢茂非一去稂莠

而不遂頓也如治國然去寇盜固所以保人民然寇盜既除猶必制田里以養民生設學校以復民性與仁與讓底於至治非一去寇盜遂無事也能滅一分人欲固能復得一分天理然天理者一本而萬殊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則必須精察力行方能中乎矩矱是人欲雖滅而天理中尚有工夫在也佛氏清淨儘有無私心者終不可謂之道未復乎理故也在本體上論至善無惡不可言增亦不可以言減在工夫上論去惡則日求其減減之又減以至於無則本體不雜矣為善則日求其增增之又增以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則本體乃

充矣非有增於本體之外也始猶未能盡善增則善量可復
孟子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也陽明謂吾輩用功不求日增只
欲日減減去惡念便已千了百當不復向天理上做工夫自
矜灑脫自矜簡易不知已倒戈於禪和矣噫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
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所以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
知而不能眞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
說箇行原來止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
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如今說知行合

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

知是行底主意行是知底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是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是有知在

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先知路歧之險易耶

知是知其所以行不是空空一箇知行卽行其所已知不是冥冥然而行知行二者固相資而不可缺者也然而知是知行是行有不可混而爲一者陽明本佛氏之不立言語文字直從心上做工夫若古人說知處多拈貝知二字以掃之又若古人知行並說處多創爲知行合一之說以混之其曰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可也人必欲行之至而後爲知之眞談虎色變以其曾爲虎傷也其曰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將使人張其虛見矜其覺悟遂以爲絕大神通不復用力於踐履矣況夫行之明覺精察亦必先有格致之功而後不至

於差誤未有懵然行去遂自能明覺精察者夫食味之美惡固必待人口而後知然必先知孰爲可食孰爲不可食而後食之得其宜不然將以鴆爲可飲而不知其毒以砒爲可飼而不明其害矣路歧之險易固必身親履歷而後知然必先知某路可以之荆揚某路可以達幽薊而後行之得其道不然欲之東而將誤於西欲之南而將誤於北矣不行不可以實其知不知亦無由善其行不事問學徒欲措之於行事安得不至於以非禮爲禮以非義爲義哉然則陽明爲欲廢知故創爲知行合一之說而其所重者惟在於行與曰非也彼

自有所謂知行合一者非聖賢之所謂知行也蓋其爲學只在心地上用功見得此心本體歷歷孤明炯然瑩然此卽是其知處常念此心本體歷歷孤明不涉見聞不累事物此卽是其行處卽知卽行原無分別若夫事物之來憑此良知做去隨物現形此心毫無所著此是他無上妙法其欲人廢知者正欲人廢行耳不然聖賢致知之功只是欲知所行之得失耳誠欲行之眞切篤實安得不先致知也哉讀陽明之書者勿爲其所欺焉可矣

問博約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

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祇是要此一心純是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箇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底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只是一物博文卽是約禮底工夫陽明此言蓋欲伸知行合一之邪說强聖賢之書以就之也夫孝弟謹信親愛天理之發見可見者也何以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子以四教文行忠

信行卽天理之發見可見者也何以必先文而後行乎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旣猶人何又曰行未有得乎是欲合之恐有所不能合者且其言曰要此心純乎天理須在理之發見處用功發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發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誠如是發見於治人民時就在治人民上學發見於理社稷時就在理社稷上學子路何必讀書之言極爲有理孔子斥之爲佞不已過哉夫讀聖賢之書必虛心涵泳以觀其義理之所在强立意見遷古人之語而就之以快一時之議論是眞孔子之所謂佞者也至理自在

天壤豈果強詞之所能奪者哉

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

格物之功固不必舉天下而盡窮之而後可以盡吾心之理也今日格之明日格之窮索既久自有豁然貫通之候雖事

有爲前人所未行思議所未及者一到面前亦可以權其輕重而爲之以合乎中正之則故事有常有變格其理之常者而變者始可因時而制宜道有經有權格其理之經者而權者始可隨地而協義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其人不可以言此今謂天下之人皆可不道問學惟以此一念之良知遂可權輕重之宜亦談何容易也耶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雖前無爲之者然舜生知也武優入聖域者也如此之事固不待考之往迹自可以度其輕重然古今如舜

武者曾有幾人遂可援之爲例使天下皆不學問耶況舜之前典墳有書武之前謨誥具在豈遂無典可讀舜有四岳薦之朝武有十臣佐其成豈遂無人可問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猶然焉知舜與武王遂不深窮理之功哉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生而知之也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也若夫禮樂刑政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學

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爲希聖之方與

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毁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尚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非能以不忍人之心

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也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輕重也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註載尹氏之說謂生而可知者義理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彼非以義理自義理禮樂名物自禮樂名物爲兩不相涉者也生而知之者氣稟清明故於天下之義理無不昭著於心胸若夫

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固皆義理之所在但禮樂既經古人之制作節文度數必待考而後明名物燦陳於宇宙事變迭生於古今亦必爲目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始能洞悉其詳文王生知之聖也未有不事窮求能晰虞夏商周之制度孔子生知之聖也未必不待稽考遂能遍悉宇內之事物問禮老聃學琴師襄殷勤諮訪不害其爲生知之聖特以資性明睿凡事一經考求遂能洞知其精微較他人爲易曉耳豈以有所未知遂不得爲生知也哉大禮與天地同和大樂與天地同節名物實道理所充周事變關古今之治亂孰謂無關於

作聖之功而爲聖人所不求知者哉今曰惟當求知此義理禮樂名物實非作聖之功是判義理與禮樂名物之類爲二矣且古聖人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皆出於義理之外而凡韶樂武樂及夏殷周三代之禮孔子之學之言之皆見其爲多事矣其說詎可通與若謂君非聖王雖有明堂辟廱亦不足以治天下其說是矣然而聖王首出欲巡侯國則必爲之立明堂欲講學明倫則必爲之設辟廱巡狩學校是亦政典之大者雖治天下之本不徒恃乎法制而必在乎君德然未有出一切法制全不講求遂可以治天下者孟子曰徒善不

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君子之學固必明乎義理內以治身心外以治家國天下明體達用斯爲大人之學徒沾沾於度數節目考核精詳而不及乎義理之精微此後世記誦者之所爲固爲無本然必棄禮樂法度概不討論又豈君子之用心哉

馬子莘問修道之謂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說何如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似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

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人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而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

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是亦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吾儒之學以性爲至實故其所以言道者只在日用事物之當然外氏以性爲至虛故其所以言道者只歸於空寂而不及於事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子章句或問言之明且盡矣修道者卽修此日用倫常之道也人之性道雖同氣稟或異聖人因其道之當然者而品節之以爲天下法章句訓修爲品節之者是爲之辨其親疏之殺爲之

分其貴賤之等爲之制度文爲使人有所守而不失爲之開導禁止使人有以別而不差俾天下之智者愚者皆有以復其天命之本然而無過不及之失非謂性道有不完全從而增減之也禮樂刑政之屬章句所包者甚廣凡天下一切事物皆在其內陽明謂非子思之本旨則是禮樂刑政非道之所在乎亦將舍卻禮樂刑政別求其道於元渺虛無乎下面說戒愼恐懼雖未及於禮樂刑政不知致中卽所以養禮樂刑政之原致和卽所以達禮樂刑政之用禮樂刑政實本乎天命之本然而發於人情之同然者安有舍卻禮樂刑政而

可以育萬物位天地者哉觀其所以釋修道之謂教謂教卽天道至教之教教卽性卽道原無分則不知性道與教雖皆同此一理而天所命於人者爲性順乎性之自然以見於日用倫常者爲道修此道以示人爲教其名義自各有不同矣子思言率性之謂道非謂性卽道也言修道之謂教非謂道卽教也使性道教全無分別又何必爲是贅說乎至謂修爲修道以仁之修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而下未能率性於道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不思智愚賢不肖旣有所過不及矣是必賴聖人之因

道立教以爲天下後世法而後天下資稟之偏者皆得有所則倣以袪其過不及之弊若謂不待聖人之教自能有以修之吾恐其所修者仍各就其偏者做去不能有以協於中矣自誠明謂之性堯舜性之之性也天命之謂性指天所賦之理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而入者也修道之謂教修其道以教人者也篇首三句祇以釋性道教之名義非以辨誠者與誠之者之品詣陽明必欲強而同之孰知其有不可強者哉嗟乎佛老以空爲性以無爲道以清淨寂滅爲教經朱子辨之而始明陽明又欲從而亂之聖道復不明於天下者誰之

咎與

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曰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盡知天之知如知縣知州之知知

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猶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

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眞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尚未能眞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所未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

盡心一章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立其事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集註固是顚撲不破陽明欲以盡心知性

知天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事天爲學知利行之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困知勉行之事亦何其言之謬耶彼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心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人欲盡乎心之全量必窮此心所具之理而後心可得而盡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心與性已明明分言之何得謂盡其心卽是盡其性哉天者理之所從出也知天者所以知其理也今曰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夫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矣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矣知天則天之事亦皆己之事風雲雷雨由

我而鼓盪日月星辰由我而旋運鳥獸草木由我而發育山河大地由我而奠定吾恐生知安行之聖人亦不能知天此等事矣天下至誠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亦不過謂其能贊天地之化育能與天地參孰有稱其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者哉至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困知勉行之事說尤難通夫不以死生爲悅戚而惟修身以俟命此大賢以上事也陽明曲爲之說曰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吾不知其所謂使之者果誰使之耶又曰修身以俟天命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吾不知其平日未知天命者果

何從見之耶又曰俟之云者則尙未眞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也吾不知其所謂猶有所俟者俟知天命耶抑亦俟天命之至耶夫天命未知是當卽求其知固無所用其俟也若謂俟天命之至命尙未知又安能居易以俟命哉又曰立命之立是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所未嘗有今始建立之謂吾又不知其所謂建立者立氣數之命耶抑能自立於氣數之中耶壽夭窮通人生自有定數此固不可謂昔未嘗有今始建立也若謂昔未能有以自立今能自立於氣數之中遇貧賤則能自立於貧賤遇富

貴則能自立於富貴遇患難則能自立於患難遇安樂則能自立於安樂此身一日不死卽能盡吾一日之道任他位置皆能有以自樹此是何等地位何等力量曾是困知勉行之學者遽能臻此哉曾是未知天命之所在者遽能臻此也哉陽明之爲此說者欲人廢格物致知之學也欲廢格致之學故以知性知天爲知州知縣之知矣以知性天爲生知安行之事故不得不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困知勉行之事矣爲伸一己之邪說至屈聖賢之言而就之天下萬世安能盡爲所欺哉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是聖人教人差了

以好博之心解經不可也謂解經即是好博尤不可也好博之不可者如後世考据之家泛覽羣書自矜博洽徇外誇多毫無關於身心其識愈多其心愈昏非聖賢之學也若夫採義理之精微窮聖賢之蘊奧究其當然復究其所以然以之體於身心則爲修德之要功以之達於國家則爲經世之大用此聖學入德之門非好博也不博則其理有所不明也是

故五經者聖道之所寄也詩以言性情書以道政事周易備陰陽之消長春秋明治世之大法周官儀禮古先王之制度文爲備載其中讀其書可以明聖人之道明其道卽以晰吾心之理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曰學詩乎學禮乎又曰小子何莫學乎詩又曰五十以學易聖人教人嘗欲人窮經以致用曷嘗欲屏棄經籍以爲簡易之規哉夫聖賢之所謂簡易者循乎天理之自然無所矯造於其間不爲勞擾不爲艱險也非謂天理之所當知者而亦不求其知天理之所當爲者而不求其能也陽明以解經爲好博爲非聖賢

簡易之規是特以佛氏之空寂言聖賢之簡易奚可哉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語謎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春秋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某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欲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

先生曰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之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以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原是與人一體體必有主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雲雷雨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人之與物同稟此天地之理以成性同稟此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故五穀可以養人藥石可以治病以同此氣故也然其理雖一而其氣則有靈明頑蠢之不同故物之與人有絶不相通者夫飛禽走獸有血氣斯有知覺也草木則無知覺矣巖谷之花自開自落不以無人看而寂然不以有人看而感通陽明謂未看花時花與人心同歸於寂至看花時花色便明白起來杲何從見其明白乎草木猶有生機者也瓦礫則無生機矣頑質蠢愧冥然罔覺碎之則痛癢無關存之亦情意胥絕陽明謂草木瓦石之良知卽是人

之良知果何從見瓦石之有良知乎蓋陽明之學本之釋氏其以天下無心外之物此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也嚴花開落與心無關則花在心外矣不得不曲言花色一時明白也以良知爲天理此佛氏之以知覺爲性也草木瓦石無良知則天下有性外之物矣不得不言草木瓦石之有良知也不知性屬乎理知屬乎氣氣既不同靈頑各別花色卽不明白固無害於此氣此理之同草木瓦石雖無知亦無害於此氣此理之一陽明矜言萬物一體實不明乎萬物一體之道故其言遂如是之牽强耳大珠和尚曰黃

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還能應用
彼以般若法身在黃花翠竹之外蓋亦不知此氣此理之同
故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誠哉是言也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
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
體未嘗有動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曰病物亦難格覺得何如曰工夫甚難先
生曰常快活便是工夫

樂非心之本體也情也本體其性也喜怒哀樂未發其理渾

其於中未嘗偏於喜未嘗偏於怒未嘗偏於哀樂故謂之中此本體也及其既發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樂而哀樂則喜怒哀樂莫非其本體之所流露樂之時還他樂不必說樂之中有箇哀哀之時還他哀不必說哀之中有箇樂以其皆出於情之自然亦皆原於性之本然也是故人之哭也發於情之不自禁哀痛之心迫切於中自不覺其涕之流自不覺其聲之失非謂欲求吾心之樂須是大哭一番也雖曰此心安處即是樂人當大哭之時又豈計及乎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哉陽明謂人遇大故須大哭一番方樂樂是心之

本體雖哭而心之本體不動是則人之哭泣皆由外面做作與本體曾無干涉大故之來不過偶爲流涕偶爲失聲此心之樂仍如故耳倘得謂之人哉倘得謂之人情哉若夫人之有疾生死之所係也死生有命固必聽之於天不必過爲憂惱然亦必戒懼保養不可稍有所疎曰常快活乃是工夫亦不免用情之太矯也

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變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故智善揣摩人情無一息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窺見得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

古今樂言良知者莫陽明若也古今來之誣良知者亦莫陽明若也良知者本乎天理之自然而出者也仁也自能知其爲仁義也自能知其爲義斯謂之良知機械變詐不循乎理之當然良知之賊也古之人性道精明義理昭著陰謀詭譎概不敢用而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詐與不信亦自能先覺之能充其良知之量故也張儀蘇秦妾婦之道也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肯綮妾婦中之慧而黠者也三代而還正學不行事變之來人多師其故智以僥倖成功是以禮義日見其喪亡人心日見其偷薄其所以錮蔽此良知者甚非淺鮮陽明

於儀秦之智稱之爲聖人之資稱之爲窺見良知妙用亦何其相賞之甚耶蓋陽明以虛爲性不肯講求義理惟憑此心良知矜爲妙用自闔自闢自舒自卷自以爲絕大神通是以於儀秦之故智不禁津津樂道之孰知其所以揣摩人情者正所以戕賊其天理哉宸濠之變陽明之功鉅矣爲國擒賊其志可謂忠矣嘗考其成功之由陽明聞濠反恐其徑趨兩京僞爲兩廣提督軍門火牌云率狼達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濠見檄果疑未發又欲離濠之將士也作賊心腹李仕實劉養正僞書賍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僞狀㩀偵獲之

是以疑義正而不信其諫大功之成皆因用反間之力濠闇
而多疑故無一不中肯綮耳除逆勦賊此固忠勇之舉無可
議者而其作用則儀秦之故智也嗚呼陽明其亦善用權術
者與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
廢他豈天理人情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
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
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

如是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使之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以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衛輒之亂胡氏謂夫子正名必上請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

郢而立之夫蒯聵殺母出奔得罪於父者也輒據國拒父者也皆爲無父之人皆不可以有國廢輒而立郢此正天理人情之至也陽明曰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非天理人情是蓋忘其逆倫之大罪而感其致敬之私恩也觀其所以正名之道謂子與輒爲政必能化輒致國於其父夫子調和其間聵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輒乃故爲推讓請之天子告之方伯以顯其致國於父之意待羣臣百姓請之告之然後輒乃復位尊聵爲太公陽明之意既欲名之必正又欲保輒之不廢是始之感化乎輒者已隱挾一復立

之意使之暫迎乎父也繼之調和乎蕢者又隱示以漢室立
太公之意使之遜位於其子也是夫子處人父子之閒不能
待之以至誠而徒以術彌縫於其際矣且其事亦有難行者
蒯聵能殺母者也又欲與子爭國者也其人之難化可知矣
出公一迎豈遂能感動底豫如大舜之於瞽瞍乎況輙一復
立輙之意以致國於其父其意先已不誠以不誠之意感難
化之父焉保其決不肯受仍以命輙乎設使蒯聵歸國而即
自居其位不復以國命輙斯時其復輔輙以爭乎名之不正
較前更甚矣其將任聵爲之乎則輙之待子爲政致敬盡禮

子遽從而廢之又以爲非天理人情矣吾知陽明處此其計必窮而難施也夫蒯聵殺母出奔既爲其君父之所逐是不可迎以歸國聵既不可歸國則輒自不可以孫而禰祖無論陽明之說勢有所不能行也卽令可行又豈大聖人之所肯爲者哉然則胡氏之說其終可行乎曰其言似迂而難行其理實正而不可易但夫子正名之舉必定於未仕之先而不謀於既仕之後夫無父之國聖人所決不肯仕者也既仕輒而爲政亦必不能廢輒而立郢者也惟輒既欲用子先自有愛敬聖人之心夫子必將以天經地義綱常名分之所在爲

之開導其天良輒苟良心不死自必悔然自悟自知不可以爲人而後夫子徐與之議其處之之道夫欲據其位則父子之倫滅欲全父子之倫則不可一日安其位天理人欲此際不能兩立爲輒之計惟有棄國而逃以聽羣臣百姓與夫天子方伯之所爲此泰伯伯夷所以爲千古之令範也向使輒無悔悟之心夫子必不仕衛輒無棄國而逃之舉夫子亦必不仕衛誠如所言然後夫子秉衛之政協衛之羣臣百姓請於方伯天子而立郢以主社稷庶乎名可得而正言可得而順矣或曰晉爲方伯曾欲納蒯聵者也輒逃而晉必納聵如

之何曰夫子正名晉知聵之不可立如欲納之則請命於天子率羣臣百姓拒之可也公子郢終不肯立如之何曰郢之不肯立者以內有輒外有聵知立之必不能無事也且彼自謂有亡人之子在亦不知立輒之非矣夫子正名則輒與聵各服其罪郢亦知己之可立且有天子之命在郢亦不能辭也萬一郢終不立則更擇一宗室之賢者立之可耳聖人因時制宜其所爲固非恆情可測然如此而行於理固自無礙豈若陽明之說徒以術行乎其間也哉

答羅整庵先生書曰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

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氏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

下於今日之尊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蹙額疾首以爲憂此其非狂病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矣

古今之深詆朱子者莫如王陽明一人也人皆謂其致良知之說與朱子格物致知異而不知其所以與朱子異者不僅在格物致知也夫不僅格物致知與朱子異何獨於朱子之格致詆之如是之深耶曰凡朱子之所言者皆古聖賢之所已言者也古聖賢已言之則不敢直詆之格物致知大學缺其傳朱子獨補其亡故遂以爲亂聖賢之旨而悖大學之道不遺餘力以詆之也然則陽明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又何在與曰其本體異也其大用異也體用之異可得而辨與曰朱子以性爲有善無惡陽明以性爲無善無惡也朱子以性爲

理心不可謂之性陽明以心爲性吾心之靈覺卽天理也朱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之本然陽明以仁義禮智爲心之表德也此本體之所以異也若夫善念之發朱子以爲率性陽明則謂心體上著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惡惡朱子以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陽明則謂心之本體本無一物著意去好善惡惡又是多了這分意思也萬事萬物朱子以其理皆具於心日用倫常各有當然之則陽明則以事物爲外來之感應與心體無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爲揣摩測度於其外也此大用之所以異也蓋惟性善則實實則萬事無不實

故必下學上達而後能優入乎聖域此格物致知所以爲明善之要也性無善則虛虛則萬事無不虛故一悟本體即是工夫此即物窮理陽明所以視之爲外也兩家意旨如冰炭之不相入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勢有不可兩立者向使僅格物致知與朱子異所以言全體大用者無不同則所以不同者雖偏而其所以同者尚不失爲聖賢之道孰知南轅北轍其相懸殊已至於此哉嗟乎古之佛老猶在吾儒之外也後世之佛老則在吾儒之中以其陽儒而陰釋也昔之陽儒陰釋猶以佛老之理隱託乎聖賢之道也今之陽儒陰釋

則直以聖賢之道折入於佛老之中是故孔孟之言不敢直詆之也則創爲一說以解之謂孔孟之道即吾之道也朱子之言可以直詆之也斥朱爲洪水而不惜毀朱爲猛獸而不顧以己之詆朱比孟子之闢楊闢墨而不慙以朱子之道非孔孟之道所以異於吾之道也無如當時崇尚朱子者多也當時之推尊朱子者至也一日舉而闢之無以杜天下之口乃錄其言之與己相似者著爲朱子晚年定論謂朱子悟後之論實與吾道相脗合今觀其書有於全文中摘錄其一段而首尾之異己者去之矣有朱子中年之書指爲晚年者矣

天不知其晚年而誤以爲晚年可也觀其答整菴曰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未考是亦明知其非晚年之書誣之以欺人也嗟乎陽明欲以此欺當時耶當年已不可欺矣欲以此欺後世耶朱子之書具在又安得爲其所欺哉夫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格致之旨孔孟之嫡傳也孔孟之精微非朱子無以發濂洛之蘊奧非朱子無以明掃功利排佛老摧陷廓清義精仁熟此功直在萬世也孔子之聖不以無人譏而有加朱子之道不以有人言而或損乃欲以佛老之虛寂毀聖賢之功餘曾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原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說未盡

人之稟資有淸濁故其聞道有難易顏子聰睿於道之本原易見惟能加以博文約禮之功所以優入乎聖域曾點能見大意而不肯用下學工夫末梢不免流於狂曾子曾於道體之一處初難體會而其性誠篤故於其用處能精察而力行

之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故以一貫詔之聖人敎人原是因材而篤驟語之以太高不惟其論不能入且將有躐等之弊此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一貫之旨惟曾子能言下領悟而門人不知之職是故耳陽明謂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知用功之要故語之是未深下學之功而遽詔之以上達矣夫人之學不患本體上不明只患工夫之不至工夫不至於本體終有虧也不患理一處不合只患分殊處有差則理之一者不完也未至眞積力久之候而驟語之以一貫則其所謂一貫者不幾空虛而無據哉

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文武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力才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不同而色足皆同皆可謂之精金

孔子之聖先民未有賢於堯舜遠矣宰我言之孟子述之蓋其撫聖雖同事功則有異堯舜之道行於一時孔子之教實已及於萬世也陽明精金之喻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禹湯文武猶七八千鎰謂其純乎天理則同其才力有不同也夫謂純乎天理則同此說似矣然如伯夷之淸未免於隘此心雖無一毫私欲而其於天理上究未做到恰好處孔子聖之

時者也自無此病夷之於孔子正當於天理上見其中不中之異不徒於才力上爭分兩也且孔子之德固至盛也而其才力亦冠絕乎古今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此是何等才識何等力量向使得位行政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擬之唐虞之盛治有過之無不及者陽明謂孔子之才力較堯舜爲不及果何所見而云然哉噫吾知之矣孔子之學下學而上達者也陽明之學言頓悟者也良知訣竅自謂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不歷階級便可超凡入聖孔子自言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

心所欲不踰矩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其所以語人者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曰講學曰講習曰多見多聞以良知之學較之孔子猶不免囿於見聞著於事物雖言乎點鐵而成金矣書言堯舜之德初不及於學問此所以有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之評耳且其所謂聖人純乎天理則同者亦不過謂聖人之良知炯炯內照毫無蒙蔽曷嘗於事事物物之理見聖之所以為聖哉嗟乎以佛氏之邪說定聖人之品皆佛之道是則孔子之道非雖擬之為九千鎰猶是陽明之過譽矣噫嘻

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其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

啓萬世輕妄之弊者莫如陽明之言也凡人未至於聖人之域則其所以求諸己者當以聖言爲依歸蓋以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夫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不敢以爲非似也道無往而不在雖孺子之歌芻蕘之論亦有裨於身心也然必曰求諸理而得則可耳徒謂求諸心而

得安知非我心之先差而彼之言適中其所見乎以盜蹠之心則必契盜蹠之言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而出於盜蹠亦不以爲非矣以佛老之心則必契佛老之言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而出於佛老亦不以爲非矣不求之理而求之心爲得不至於差謬哉至謂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其言尤大悖學者之於義理也詎可以一心而妄斷必當以聖言爲折衷求諸吾心而以爲是聖人或以爲非則必悉審聖人之所非以破吾心之所是求諸吾心而以爲非聖人或以爲是則必精察聖人之所是以釋吾心

之所非一求之而不得則再求之再求之而不得則三四以求之至如是而猶不得則暫且置之以俟他日之詳審亦終不敢以聖人爲非而我心之所見爲是也苟不能然求諸心而不得雖孔子之言亦不可信安得不至於自私自用憑恃智巧逞弄聰明侮先聖薄六經以至毫無忌憚而不止哉其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不如反求之切夫人之所以反求諸己者亦反求一己之身心能不悖於理否能不畔夫聖人之道否曾子之自反正曾子之篤信聖人處又豈不信聖人之道徒自反求諸心也哉自良知之說

行宗其教者率皆註腳六經蔑視聖賢鄧定宇曰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人問其故曰畢竟天也多動了一下其輕妄之氣不特聖人不足學天地亦不足道矣古人云其父行劫其子必至殺人定宇之言非陽明有以啓之也哉

烝烝又不格姦本註說象已漸進於義不至大爲奸惡舜徵庸後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奸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善薰烝不去正他奸惡凡文過掩惡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欲殺己亦是好象之心太急此

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在責他人所以
致得克諧

聖如堯舜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桀紂之下惡無盡

謨蓋之事先儒疑其無此孟子因萬章問舜不知象之殺己
故就其所問而答之不及辨其事之眞僞也烝烝乂不格姦
蔡註謂舜能使象漸進於善不至大爲奸惡其說甚是陽明
謂舜只是自進於善不去格他奸惡夫四岳之薦舜既曰克
諧以孝豈象之心猶未稍悟奸惡之心尚如故乎豈舜有未
進於善至是始進於善乎至謂舜初時致得象欲殺舜亦是